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白崇禧軍移駐新疆說(文)

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問題

塘吉爾問題與四國協定

楚辭九歌與河神祭典的關係

彭學沛

松子

雪林女士

He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204, November 4, 1928.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八卷第二〇四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不

第七卷合訂本出版了

從157期至182期合訂爲第七卷，卷首有總目錄，卷末有人名索引及標題索引，定價一元二角。香港及歐美一元六角。郵費在內。

除第一卷合訂本早已絕版外，其餘第二三四五六卷合訂本及第一二三週年增刊也多售缺，現由本社設法自北平運到存本，並分寄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從新發售，惟爲數均不多，此次一經售完，即不再售。欲補購者務請從速。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革命的外交

周鯁生著 定價四角五分

本書不談什麼外交的根本政策或方術問題，所注重的只是「外交的精神」。我們的外交，久已失掉革命的精神，走到妥協的路上。矯正這點，便是本書一貫的意思。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民衆叢書 老子研究

本書共分七章：一、總論，二、道始，三、道理，四、

王力著 定價六角

道動，五、道用，六、道教，七、結論。全書鉤玄撮要，以謂老子道在自然。其於理論，則以辨名，釋物，闡明爲宗；其於實踐，則以反始，守柔爲要。由反始而引申之，得十三義；由守柔而引申之，得四義。其分也，如樹之枝外生枝；其合也，如水之百川匯海。從來談老子者無此種精深透闢之文字，尤爲治國學治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同書叢

全民教育論發凡 常乃德 八角五分
心理學論文集 高覺敷 一元五角
本能論 金上 趙演 八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美人愛吸
蒙蒙風行
烟中領袖
國債明星

美女目中之名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時事短評

白崇禧軍移 駐新疆說

據報載，中央打算命令白崇禧氏率軍移駐新疆，而白氏亦似乎表示願去。這事引起一般人很大的注意。因為新疆是一塊廣漠的地域，其中沃腴的地區很大，并且有些城市因和俄人通商的關係，簡直已經近代化，所以那一片板圖中央決無長久棄置不顧的道理。而且戰事平定之後，軍隊正是沒有地方安插，若能移一部分到新疆去，一定可以解決數萬革命健兒的生計。二則可以替中國開墾一大部分開發不充分的領土，三則可以充實西北的邊防，這自然是無上的妙策。而且新疆既是一個地廣人稀開發不充分的

地方，凡是真正有抱負真正想建設的人，正好仿盎格魯撒遜人開闢北美的先例，在那白紙的新疆，在那牽挂較少的新疆，施展創造經營的手腕。所以肯到新疆去的人，才是有抱負有希望的人。

現在無論去的是白氏和他所帶的軍隊，或是別的人別的軍隊，都是另外的問題，而開發新疆的計劃，是必須趕緊施行的。不過有一層要注意的，無論那一批軍隊去都不要緊，但是必須派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去；因為新疆的受黨治這是第一回，假若派了紀律

不佳訓練不充分的軍隊去，甚至於不誠心和當地的居民合作努力開發，而視同征服地一樣，橫征暴斂，那麼不但引起回民的反感，並且會喪失國民黨的信用。這是一件最要注意的事情。（文）

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問題

彭學沛

最近爲着選舉問題，黨內起了一個很熱烈的爭辯。尤其是南京市黨部和各級黨部向中央往返爭辯，到不佞執筆的時候還沒有解決，江蘇省指委會亦有大同小異的建議。這個問題是黨的組織的根本問題，實在值得全黨黨員的慎重考慮。

據不佞一個人的意見，這次中央關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產生方法的決議，確實有重新鄭重考慮的必要。因爲第一，登記沒有辦妥的各省市其代表由中央指定，這樣選舉的人數頂少已經減少一半，只餘二分之一了；第二，全體代表一半由黨員選舉，一半由中央指定，選舉效力又失去一半，只餘四分之一了；登記已經辦理完畢的省市其代表由黨員選出定額的倍數由中央圈定，於是乎選舉的效力又失去一半，只剩八分之一了。這樣七折八扣之下，真正由黨員依法選舉出的只有八分之一，這個選舉豈不是說得好聽。名存實亡了嗎？在中央決議的時，也許是匆促之間沒有這樣仔細去計算過，但是這樣推算起來，想必沒有人不猛吃一驚。即如上述的最末一項，由黨員選出代表的倍數而後由中央

圈定，初看似乎沒有什麼要緊，實際上從嚴格選舉的目的說來，關係實在是非常之大，不但是非常之大，實在是非常非常之大。打一個比方就明白。比方我們叫俄國共產黨選出中央執委二十人，由我們來從二十人中圈定十人，我們便把史達林，齊諾維埃夫，杜洛斯基，加答涅夫，加尼寧，賴可夫，加拉罕，齊捷林，布哈林，拉狄客，這十個人圈掉，（姑且這樣比方爲明顯起見）而圈定其餘的十個人做中央執委，你看這結果會不會和選舉人的本意發生很大的差異？又比方我們叫意大利的法西士黨選舉二十人而由我們來從中圈定十人做他們的中央執委，我們只要把頭一個莫索里尼圈掉，剩下隨便圈定那十個人做中央執委，你看那法西士黨還成個什麼？所以看起來不要緊，其實關係很大。在外國好像曾經有過什麼 *Don't take it* 的辦法，就是一黨覺得己黨的候補名單大多數沒有常選希望的時候，於是乎就把些人去投敵黨候補名單中次要人物的票，使得敵黨的次要人物所得的票比首領還多，因之首領落選，次要人物當選，敵黨的力量便大大的減削。現在是本黨黨內的選舉。固然沒有敵對的關係，但是假若北方將來到了一個時候，中央不能代表黨員，黨員有意改組中央的時候，——這也是政黨裏常有的事，在黨就已經改組了幾次——中央假若要維持它的地位，只須把各省市中抱有進步意見抱有改組決心的人圈掉，留下些比較溫和或唯唯諾諾的代表，就可以使

黨員的意思完全無法表達了。以上固然是極端的例，然而爲說清道理起見，不能不明白地講。

固然圈定制設定的苦衷，也是不容看過的。圈定制是腐化惡化分子當選的最後一個堵塞。惡化腐化分子縱令巧妙地操縱了選舉公然當選，可是到最後圈定一關，還可以給他咋一刀。但是這種痛快時候固然也沒有，然而怎樣保得住中央的圈定人不會稍一不留心被普通人性所誘陷而「以好惡爲取捨」呢？爲防止惡化腐化分子起見，似乎只應給中央以糾彈的權利，只要惡腐有據，便可由中央宣布其惡或腐的事實，取消其當選資格，其餘便依得票順序當選。入黨的時候要嚴格審查，給惡腐分子第一次篩濾，選舉時候又訴之黨員公意經衆選舉給他們第二次篩濾，選舉之後又再加糾彈，給他們第三次篩濾。這樣也算大致妥當了。再要萬無一失，盡善盡美，除非由天使來做主宰。

現在爭辯的結果，中央責備下級黨部不應對中央決議有所懷疑，并且責令絕對服從。這本來也是正當的道理。不過服從云云，畢竟不過是形式論；現在既然事實上發生了問題，這問題又確有討論的餘地，而懷疑的確也不是極少數的人，那末，我們似乎就要把形式論拋開，要顧到事實，顧到情理拿這問題再來考慮。否則中央堅持上下服從的形式論，而下級黨部又堅持民主組織和改組精神的法理論，終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原來下級對上

級服從的必要，是無容討論的，但是這個服從的方法，依情形和時地有性質的差異。在黨和軍閥或和他黨鬥爭的時候，爲統一號令靈敏動行集中力量起見，關於戰鬥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和軍隊沒有差異；到了訓政時期的定立法制的工作，便沒有那樣稍縱即逝不容變的緊張，并且反而有鄭重考慮反覆吟味的必要。代表大會選舉方法這問題不能不算建國的一個根本大問題。像這樣大問題的決定，本應將草案預先宣布，讓黨員有發表意見的機會，然後中央才來綜合衆見，分別取捨，才是妥當；黨員在事前既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在事後假若確有見地，自然仍然可以陳述。黨員應尊重中央是不消說的。但是對於成命的再度考慮，并不傷害中央的尊嚴。即是絕對權力的君王，倘使詔令一出，臣下都期期以爲不可，那君王亦不妨從諫如流，加以再度的考慮。況乎在民主的黨內，又當到這樣艱難締造的時期，更加應當集思廣益對非不遺了。

至於立法院組織的問題，已經是次要的問題，但是既經有人提出異議，也不妨再爲靜心考慮。在現今這個當兒，立法院的組織本來是很困難的。因爲民選既屬不可能，黨選也因各地方黨部組織沒有辦妥，不易舉辦，所以很不容易找出一個極完美極合乎論理的組織。但是最少，最少，在訓政時期，原則上應由黨選，是大概無問題的，最少最少，這個現在的辦法，是暫時的過

渡的，等到全黨組織成立之後，仍然應由黨選，也是應當沒有問題的。這個時候組織完美的立法院的困難，確是實在的情形；但是現今這樣組織法的不甚妥當，也是無容諱言的事實。所以現在最少限度的辦法，應當即刻規定一個黨選立法院的辦法，這一屆的只算臨時的，等到各省市黨部大半組織完成，便實行黨選。

總而言之，在訓政時期，民權主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應在縣以下的自治單位（如鄉區）開始訓練四權的行使，他方面尤其在黨內應當開始四權行使的練習，讓以訓政為己任的黨員把四權的行使方法練習起來，給國民全體做個榜樣。假若說人民的四權行使，為期尚早，而負訓政責任的黨員亦還沒有行使四權的資格，上窮碧落下黃泉，四權中任何一權都看不見行使，那豈不是中國的政府和政治裏，連民權主義的影子都沒有了嗎？

以上是不佞一個人的愚見，願現代評論雜誌的編輯，聊作獻芹的機會。

塘吉爾問題與四國協定

松子

一年以前，意大利的艦隊，開赴非洲摩洛哥之塘吉爾（Tangier）港（去年十月底）大引起世界的注意和揣測（參看本期刊第五百五十三期唐幾兒問題及第五百五十七期塘吉爾問題的歷史的背景）。邇來關係列強，英法西意之間，經過長期的談判，成立妥

協，而有本年七月二十五日簽字的英法西意四國協定。這次的四國協定，并不在根本改造塘吉爾的局面，而只是補救了一九二三年協定之缺點。

一九二三年之協定當事者只是英法西三國，此次新協定則加入了意大利。一九二三年之協定除法國人外，誰也不認為塘吉爾問題的總解決。不過以當時法國實際支配了塘吉爾。而英國的外交又不願和法國決裂，故出於遷就事實之法，而成立一九二三年之協定，令法國佔得優勢。此則是其他關係國家，尤地中海勢力之一之意大利所不能承認的。因之該協約在實行上隨即發生很大的困難。

依一九二三年之協定，塘吉爾的行政，名義上為國際化，實則所謂國際化，只是部分的，因為意大利既不是協定的當事國，法國所佔的地位又過分的優勢。塘吉爾主要的行政機關為立法會（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assembly）及監理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ontrol）。立法會以二十六員組成，法人及西班牙人各佔四席，英人三席，意人二席，美人比人荷人葡人各一席，回人六席猶太人三席。立法會對於土人及歐洲人有完全的立法權。但是立法會委員中回人六員及，猶太人三員，應由代表摩洛哥王，之高官（Mendou）任命；而法政府既於摩洛哥為保護國，實際支配摩洛哥政府，上述之高官無異法國的代表，因而法國在

重法會中，實際可支配十三席，還可以操縱會中法案。所以對於一九二三年之協定，不但美葡意諸國不承認，即已簽字之西班牙亦久已運動修改。一九二六年，日內瓦國際聯盟理事會永久會員問題發生爭執之時，西班牙至以合併塘吉爾或取得委託治理權為放棄聯盟永久理事要求之交換條件。但是英國明白反對合併政策，而聲明願和法西開談判，使西班牙在塘吉爾取得較優的地位。一九二六年之末，張伯倫提議由法西兩國直接開談判，對於他們各自在塘吉爾之利益，求一諒解，而後新開英法西意之四國會議。依此計畫則法西兩國間之妥協先成立，及至四國會議開會，不過僅在協定意大利對於塘吉爾行政之應有的地位而已。一九二六年張伯倫已經請，求意大利政府提出它的要求，意大利容納此請求，但其主張未曾公布。法西兩國接受英國的提議，兩國代表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開始談判。此項談判繼續至夏間始停止，而未有何等結果，在此談判停止期中有意大利船隊開赴塘吉爾示威之一幕（十月末），塘吉爾問題的形勢因而緊張。法西兩國代表於十二月重開談判，經過三個月工作，卒成立一方案。此案成立之後，四國會議可以安然開會。實則法西協定於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在巴黎簽字，英法西意四國會議，乃於三月三十日第一次集會。於是塘吉爾問題自此入於一個新階段。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四國會議開會的時候，塘吉爾問題形

勢一新法西間關係及意大利地位在原則已經有個協定。現在只要把原則變成細則，而此則委諸專門家工作。四月五日四國會議關於西班牙的要求，成立協定，乃使專門家審查意大利的要求。最後議定者卒於七月十七日簽證，而包含三項文件：

第一項文件是修改一九二三年協約之協定。依此協定，四國決定修改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協約的有些條文；該協約仍有效，而意大利政府成為締約國。

依第二項協定，四國約定請摩王修改勅令以合該協約適用上之需要。此等勅令係關於吉爾區域之行政組織，國際的法權，及區域內施行的刑法典的。

第三項文件在係關於因新協定而發生的有些問題，尤其司法改革一般問題之協定。

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國協定之下，吉爾的行政組織，有下列諸項變更。

(一)國際警衛隊由西班牙軍官統率，而以一法國軍官輔佐他。警衛隊人數在第一年中定為四百人，以後則減為二百五十人。法西兩政府以同一比例補助警衛隊維持費。

(二)設一法西混合情報局，由兩國政府共同負責管理。此局局長以一西班牙軍官擔任，而輔之以一法國軍官。他們的職務，在審察吉爾對於附近地域關係上之安全。

(三)意大利在立法會中之議席由二人加爲三人，如是則意大利在會中與英國有同等人數。

(四)立法會繼續以摩王之代表爲主席，但副主席由三人加爲四人，新加之副主席屬意大利人。

(五)任命一意大利人爲行政次長，掌理司法；其他兩次長爲英人與西班牙人，一管財政，一管衛生。行政長屬法人。

(六)混合法庭中加入一意大利法官。

(七)意大利亦得如其他三國一樣，在領事館中置一軍官以監視中立條款的遵守。

(八)遇有戰時禁制品的嫌疑，意大利海軍當被請求會同英國海軍行使巡察職務。

(九)以公函(附於議定書)之形式，明文保障意大利在塘吉爾區域之經濟平等地位，使她能參加此區域內一切事業。

(一〇)此後當於混合法庭中加入一比國法官。

(一一)項及(一二)項爲遷就西班牙要求之變更；(一三)項至(一九)項，則所以應意大利的要求的。在此項妥協之下，久爲英法，法西及法意間的爭點塘吉爾問題，總算是暫時告解決。法國向以非洲北岸爲她殖民政策自然發展的區域，尤其對於摩洛哥，久已抱着獨占的野心。歐洲以前尚有德國的阻力；歐戰以後則法國，地位鞏固，大有傍若無人之概。對於此新局面，不但直接對摩有關係

之西班牙不滿意，即英意也感不安。

這次關於塘吉爾之四國協定，總算增加了西班牙的利益，加入了意大利的勢力，足以減少法國依一九二三年協約而取得之優勢。這固然多少滿足西意兩國的要求，同時也達到了英國抑制法國在地中海勢力之目的，不能不說是英國外交的成功。

不過與塘吉爾有關係的，除英法西意四國外，尚有簽字於阿爾吉西拉斯條約(一九〇六年)的其他國家。反對一九二三年之協約者，意大利之外，尚有美葡二國。此次四國協定之能否圓滿施行，也許還要看簽字阿爾吉西拉斯的其他國家之願意合作與否吧。

楚辭九歌與中國古代河神祭典的關係

雪林女士

我對於楚辭向沒有研究的興趣，更不敢抱有研究的野心，一則因爲漢以前的文學作品，文辭古奧，音調快詭，不容易了解。二則材料的真偽難以辨別，若不是考證學有根柢的人對於這項工作，往往以僞爲真，空費一番氣力。三則現在研究楚辭的專家，已是彬彬輩出。他們將三閭大夫·宋玉，景差的精靈，整年整月地關在書齋裏盤桓酬對，自然有精深的「心得」，陸續發表。淺學而外行的我們，要想闖入他們中間討論，只須一開口便要貽笑

大方，所以不如藏拙之爲得計。

不過現在聽見大家談論什麼楚辭九歌問題，我却忍不住要來於他們正襟危坐，侃侃而談的當中，插入幾句不關重要的閒話了。但沒有開口說話之前，先要再向讀者聲明一句：我於楚辭確沒有下過系統的研究功夫，今之所論，也不過是偶有所見，不吐不快。議論之對與不對的問題，我自己便難負責。對呢，就算我對於研究楚辭專家們一得之愚的貢獻，不對呢要請大家切實指正，我是非常的歡迎與感謝。

話交代明白了，讓我們來研究楚辭九歌吧？

(上)古今註家對於九歌的意見

歷來研究楚辭的人，對於楚辭中的九歌，都少有確切的解釋，古人如此，今人也是如此，這是不能不使人抱有缺憾的。他們之所以如此，大概都是主觀色彩太濃，所謂戴了有色眼鏡去看東西的緣故。王逸於九歌的緣起，這樣告訴我們道：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二百零四期

王逸的意思：九歌雖是屈原代俗人祠神而作，其實是想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磊塊。所以王逸註釋九歌，處處將屈原個人事跡，牽合上去。後來五臣，洪興祖等也大都依據逸說。譬如雲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撫勞心兮憤懣！」他們便說道：

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憤懣而不能已也。

(王逸)

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爲此故心憂也。(洪興祖)

講到湘君的「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又道：

……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障，以深憂患。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女謂女嬋，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言已遠揚精誠，雖以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而責數之。爲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屈原感女嬋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故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王逸)

講到湘夫人「沅有芷兮澗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更說：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未敢言者恐逢彼之

怒也。(洪興祖)

好了，我不再多抄了。要像他們這樣穿鑿附會的說法，我們便將施耐庵，曹雪芹，甚至易卜先托爾斯泰與楚辭的九歌發生關係，也不算什麼難事，我們當然要將這種荒謬的見解，一掃而空之，才能看見九歌的真解。

但我對於現代楚辭註家的見解，也不滿意。現代整理國故的學者，將詩經十五國風，從迂腐不堪的空氣裏解放出來，歸還牠們平民文學的真面目。什麼文王之化，后妃之德，被二毛公鄭康成等說得那樣冠冕堂皇，原來不過是匹夫匹婦戀愛的歌謠，那些採蘭贈菊，桑間濮上，從前疑爲什麼謎，什麼刺的，却正是孩童怨女抒情的本色。詩經經過這一段刮垢磨光的工作；而後清光大來，我們讀詩的人，才可以玩味詩的真正神韻。

至於其他古書，他們也用同一方法整理，成績大都可觀。不過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論，他們將整理詩經的標準，應用到楚辭九歌上去。結果便像不大妥當了。我們且看現代學者對於九歌的見解怎樣？

對於九歌舊註第一懷疑的人，是胡適之先生，他的讀楚辭（胡適文存二集卷二）曾說：「……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嫺嫺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章，却被舊注

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噫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

近人游國恩先生著了一本楚辭概論講到九歌他曾說道：

自來楚辭的注家，往往歡喜拿九歌附會到屈原身上去。這種荒謬的見解，始於王逸，千餘年來注楚辭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根據他的話來說。他們說來說去，總離不了什麼「屈原借事以諷諫，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一類的廢話。老實說，這些附會而又迂腐之談，與屈原是絕不相干的，今後我們研究楚辭的人們應該澈底打破他；要是這些烏煙瘴氣的謬說不掃除盡淨。那麼九歌這種絕妙文學萬不能有表白于世的一日。

王逸等舊註之迂腐穿鑿，我們早已反對的，游先生要將牠們澈底打破，我也非常贊成。但是游先生打破了舊註釋，自己當然要建新註釋，我們再來看他的新註釋。他接下去又說道：

九歌十一篇，有很明白的，也有很複雜的；一味穿鑿附會，固難講通，就是鹵莽滅裂，不管通篇上下文的意義，便輕於下斷語，也不能明事實的真相。我們既知九歌是表現楚俗的產品，其中或言祀，或言情，處處都離不了巫覡；大概當時巫覡的職務與後來舞臺上表演的優伶差不多，人

們把他所歌舞演唱的情形記下來，便成了十一篇詩歌。（或竟等於後世詞曲的十一齣十一闕）

我們不必問九歌是否爲優伶式的巫覡演唱的戲詞（言語王國維先生曾先說過）但游先生已拈出言祭與言情兩主要點，則這許多齣戲中有些是唱的祭祀戲，有些是唱的愛情戲，兩不相混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游先生於河伯一歌會這樣解釋：

至于河伯一章開口就說：「與女遊兮九河」又說：「與女遊兮河之渚」這明明是男女相悅，遨遊河干的話，與鄭風溱洧一詩無分別。他說乘水車，駕兩龍，登昆崙，都是理想中的浪遊；因爲歡樂無盡，故「日暮忘歸」；又因在水旁而聯想到水神，故說「靈何爲兮水中？」又因水神而說到鱗屋龍堂，貝闕珠宮，乘白龍，逐文魚等語。最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兩句則彼此遊畢相別之辭，次序和意義都極明顯，不消曲說。自注家以「女」字爲河神的代名詞（文選少司命竟改作「汝」）並且把屈原自沈一事來附會，於是這篇最明白而有條理的文字竟酸化而成爲最晦澀而又最雜亂的了。

游先生以下便將九歌分爲兩組：第一組爲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國殤，禮魂五篇屬之。第二組爲情歌，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屬之。他於湘君中舉例

句以表明他情歌的性質，說道：

例如湘君一段云：

「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

「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涕兮潺湲

隱思君兮徘徊。」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其兮輕絕。

交不忠兮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又如湘夫人云：

「登白蘋兮騁望，

與佳期兮夕張。」

「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聞佳人兮召予，

將騰駕兮偕逝。」

時不可兮驟得

聊逍遙兮容與。」

這兩段表示相思的意思最明顯，而都帶有失望的悲感。前者言「媒勞」言「輕絕」言「怨長」言「期不信」純是婦人見棄於所愛的口吻，和邶風的谷風，鄭風的狡童（按朱子以狡童爲淫女見絕之詩，今從之）無甚差異；後者言「思公子兮未敢言」言「時不可兮驟得」是說男女相愛發生障礙，以致沒有諧合的機會。這與王風大車「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及鄭風將仲子「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意思完全相同。

以後我爲經濟篇幅的緣故，游先生的話不更死板板的全抄，但將他的意思概括如下。游先生對於湘君和湘夫人「捐余玦兮江中」四句，謂與衛風木瓜之投報，鄭風女曰雞鳴之贈問，溱洧之贈芍藥，陳風東門之枌之貽握椒無所分別。又大司命之「折疏麻兮瑤華」四句謂這明明是婦人因年老色衰，遽遭捐棄之辭，谷風所謂「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不念昔者，伊余來暨」也就是這個意思。少司命「滿堂兮美人」六句，謂真是千古言情詩之祖，這種絕妙好辭是不消我來贊歎的。山鬼的「若有兮人山之阿」四句，則說這也是男女相悅的詩。河伯所叙的是遨遊於水曲，此則遊近於山間，境地不同，故寫景亦異。前章言衝風橫波，水車荷蓋；此章言被荔帶蘿，從狸乘豹，都是作者想像的辭。至於「怨君

子兮悵忘歸……」一方面思念可愛，一方面又揣度所愛的心理，邶風所謂「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王風萊葛所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還不及這樣的描寫盡致，繾綣多情哩！

游先生對於九歌的新解釋，我已引在上面，再看陸侃如先生的說法。陸先生的古代詩史什麼是九歌一章。曾說：

我從前懷疑九歌的一部分不是祭歌，因爲湘君山鬼等篇多言兒女之情，毫未說及祭祀。這個懷疑是不能成立的，因爲民間的祭歌常多言情的份子，我們拿六朝時的神弦歌來比較一下，便可以知道了。

他又說道：

……上文會說民間祭歌，如神弦歌之類，大都富於言情的份子。神弦歌之所以勝於郊祭歌者在此，九歌之所以勝於三頌者亦在此。

陸先生的懷疑，似乎比游先生的武斷，圓轉得多，他引神弦歌以證明九歌尤爲特識。但民間祭歌爲什麼富於言情份子呢？他沒有說出所以然來，如何教人明白？而且他以下又說：

他們所歌詠者大都是已失敗的戀愛，如湘夫人說：「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這裏用一個聞字和一個將字，便可知佳人並沒有召他，也沒有騰駕偕逝的事實，不過是他的幻想罷了。

以後陸先生又常常拉扯到言情上去，什麼『怨而不怒』呀，什麼『十九首的言情頗多取法於這幾句』呀，竟同游國恩先生一鼻孔出氣了。

寫了一大篇的文字，古人今人對於九歌的見解大概都在這裏了。古人將九歌處處附會到屈原借事神以思君上去，今人將九歌中的一半，處處歸之於男女戀愛的事件上去。我覺得兩方面都不圓滿，正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所以我要在下面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中) 九歌宗教問題的解釋

我以為九歌完全是宗教舞歌，完全是祭祀的歌辭。東皇太一等之爲祭歌，固不待說，湘君湘夫人河伯之言情也不出宗教的範圍。牠們所歌咏的是人與神的戀愛，不是像游國恩陸侃如所說的人與人的戀愛，這一點最爲重要，須劃分一個鴻溝的界限，然後我的議論才不致與他們的議論相淆混。

怎樣說湘夫人等歌之言情，也不出宗教的範圍呢？爲使讀者一目了然起見，我不妨將這人人都道知的九歌抄幾首如下：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今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綯，葳蕤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

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聘驚兮江臯，夕頌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爲兮木上？況有芷兮濃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麇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騁兮江臯，夕儋乎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葺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羅，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倏之兮杜衡，含靈寢兮質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以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澗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嫫人兮未來，臨風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少司命）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雨龍兮騁鱗。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鼉兮逐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河伯）

這幾首歌極富於神話份子，宗教氣味甚重，無論怎樣，不能說是民間男女的情詩。游國恩先生雖將一部詩經讀得爛熟，引了詩經中許多句子，來證明這幾首歌之爲言情的詩。究竟有大部分地方說不過去：因爲他引歌中言情之句證明牠之屬於情歌，我們也可以引同一歌中的神話份子證明牠之屬於祭歌；他若說「思公子兮未敢言」與「王風大車」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無所差別，我們也可以引「帝子降兮北渚」說與游先生所認爲祭歌的雲

中君的「靈皇皇兮既降」無別，「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說與東君的「駕龍轡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無別。游先生又將何詞以對？若說是聯想，或如陸侃如先生之所謂想像，則也應於詩經中舉出同樣的例子，才能教我們心服。我想民間男女之言情萬不能有這樣奇幻的聯想，他們也決沒有這樣豐富的想像力，游陸兩先生也不見得能舉出什麼例子來吧。

所以，如勉強將這幾首歌斷爲情歌，不如歸還牠九歌的清一色，說牠們是祭歌。但歌中言情份子，實亦無法否認，因此不得不確定牠們是人神戀愛的歌咏。

說九歌中有幾首是人神戀愛的歌咏，好像也有人說過，但沒有說出一個道理，單單舉希臘神話爲證，理由仍嫌其不充足。所以我要進一步尋出古代宗教人神戀愛的原因，然後將九歌中宗教性質詳細加以解釋。

湘夫君河伯等幾首歌最教人特別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A) 以祭歌而多言情份子

(B) 有幾位神是水神

(C) 有以人爲犧牲祭神的痕迹

爲研究方便起見，我們將這三點顛倒過來，逐一論列，然後才得溯本清源之道。

(一) 人犧 人犧一稱人祭，英文爲 Human Sacrifice 是

以人為犧牲殺以祭神的意思。古代希臘，印度，意大利，德意志，日本，南太平洋，墨西哥，以及亞非利加莫不有以人為犧牲祭神之舉，中國古代也有。人犧之來源，大約不出以下幾條：

(a) 贖解 希伯來古時風俗，有大難至其守城官吏，必殺其最愛之子女獻祭於神。北極生番遇有人畜不寧，如疾疫等類，則必殺其一族之酋長，獻祭於神。羅馬與非洲之喀他忌族開戰，將喀他忌打得一敗塗地，差不多要將他們亡滅了。喀他忌族為挽回危局起見，大舉祭神。殺戮本族童子二百人，充作祭品。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在中國則成湯克夏後，天大旱，七年不雨，湯乃斷指爪剪髮，以身置俎贖於桑林。果然甘霖大沛。湯自己捨不得死，却教指爪鬚髮做替死鬼，也算得人犧之一種。

(b) 謝神 謝神有二種，一種謝於事前，一種謝於事後。謝於事前者：如古之希臘法蘭西，英吉利印度諸國於軍興時必先戮一人，行祭禮。墨西哥每值筵宴，必先殺一人，用以敬神。謝於事後者：亞門族(Annunites)每有謝神之舉輒焚其嬰兒。歐洲古代有數處人民於軍事告捷後必殺人謝神。安達斯族(Andians)臨戰或奏捷時，必以童男女各一，先絞殺之，即與其他各物燔祭。中國亦有量鼓，射鬼箭之事。後以流同類之血，博一己之幸福，其事過慘，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於是改流異類之血，而以牲畜等物代之了。

(c) 厭勝 不久以前，南京建築孫中山先生陵墓，民間發生一種歌謠：什麼「你築中山墓，與我相何干？」什麼「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鬧得滿城風雨，他們見中山先生陵墓，工程浩大，以為單靠人力不會成功，還須人的靈魂幫助。民間小兒懼石匠攝取其魂，於是一個個臂纏紅布，口唱歌謠以為抵制了。此事固足證中國平民智識之低下，但這種心理之發生亦有其淵源，淵源為什麼，即古代殺人厭勝是。中國造塔，造橋，造壩，相傳必以人厭勝。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七年改作明堂詔言：官取小兒埋於明堂之下，以為厭勝。村野兒童藏於山谷，都城騷然……江西景德鎮的瓷窯，相傳每歲總要殺死幾對童男女。瓷色方得不壞。此風西洋古時亦有之，愛爾蘭有古塔，高閣下發現人的頭骨，都是建塔時殺以厭勝的。日本古代建築堤岸，須先活埋一人，以奠其基，謂之人柱。德意志往昔建屋亦例活埋一童年人，用以奠其厭勝。

(d) 贖罪 以一人之死代衆人贖罪，墨西哥有數處遇有大災難。每有道德高尚之人挺身而出，願為祭神之犧牲品，以贖衆罪。回教亦有數處人民深信一人為衆而死，可救無量生命，因而踴躍捐軀於祭壇者。如中亞美利加，魯，大赫的島，印度，呂宋以及北歐羅巴之瑞典，皆有這種信仰。

(二) 河神 原始民族智識簡單，看見宇宙間萬象羅列，森

然滿目：如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閃擊，山嶽之聳峙，江海之滄溟，都好像有一種意志作用，於是遂生出一種驚疑心。因為驚疑心而尋求其原因，求之不得則歸之於神明之力，宗教便由是產出。但自然界中的現象，靜止的感人之力量少，變動的感人之力量多，日蝕星隕，天子也要哀畏，疾風迅雷，孔子亦必整衣冠而作。豈非絕妙的證據。不過日蝕呀，雷呀，雨呀，都是一時的現象，來得快，過去得也快，不能在我們腦筋中留下什麼深刻的觀念，求其永久常存而又變動不居的則莫過於水了。水之爲物，滔滔汨汨，日夜長流，爲溪，爲澗，爲江，爲河，舒之爲淪漣，鼓之爲波濤，激之爲風颳，怒之爲雷霆，牠的變化，真是形容不盡。水之中最有趣的又莫如河水。哲學家見之每引起他的哲學思想，如孔子立於河上曾嘆息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是乎一部易經的原理，就推演出來了。希臘古代哲學家額拉吉來圖，亦有「萬物如流」的話，現代柏格森取而發皇之，成爲他的創化論。文學家莫泊三平生最愛爲河水的描寫，他的名著水上 (Sur l'eau) 寫河水極好。大意說河是一種神秘的、深沈的、不可測的東西，好像是巖樓海市或縹渺仙境，深夜間，人在那裏看見幻象，聽見異聲，在那裏人會莫名其妙的發顫，好似穿過墓地，可以說比墓地還幽暗可怕，那裏雖沒有一座墳台。河岸爲漁家廬舍所界，但無月之夜，黑影之中，河水好像森無涯際。大海波濤雲垂，氣象壯

潤，河却是平靜的，不聲不響地寂寂流去。但是這永久的汨汨長流，在我看來比浪花百尺的海洋還要驚人哩。夢幻的詩人，常常想像大海隱藏於她淺藍色無邊無際的懷中，溺死者的屍骸，上下翻騰於巨魚，水晶洞窟，及杈枒的珊瑚樹中間。河水則不過是些深黑的底，屍骸腐爛於污泥裏罷了。但當她爲朝陽所照射時，光華萬道，淪漣動盪，以及她在蕭瑟蘆葦岸間滯泊徐流，亦復異常可愛。……

不過這些哲學家 and 文學家的描寫，和本文沒有關係，可以不必多引。我現在只說野蠻人對於河水的態度。河水滔滔長流，神秘莫測，容易激發人的玄想，已如上述，而她還有兩點足使野蠻人懷感和恐懼，這兩點都有教他們發生宗教思想的可能。

可懷感的是河水之能養人，我們人類的生活是少不了水的，而農業需水更亟。河水所經溝瀆皆盈，可引爲清渠而養稻，可抱壩汲之而灌園，管子說：「山不童而用贖，澤不弊而養足。」又曰：「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淡者能濟諸生以適中之謂。又曰：「水者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教也。」老子亦有「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文子「水爲道也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子華子「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萬物，而行乎地中」諸子對於水之歌功頌德，不及備錄，照事實上說來，水確是我們人

類養生的根本，我們老祖宗將牠當神明一般崇拜起來，也算是「飲水思源」的徵意吧。

可恐懼的是河水之能害人。宇宙間各種災異，如山崩澤竭，地震，火山噴裂，禍害雖然劇烈，尙屬有限。至於河水的泛濫，災情便比較的重了。數千里之地，立成澤國，人民，牲畜，廬舍隨洪流而漂蕩。我們讀老殘遊記記述黃河決口的一段，誰不慘然淚下？又讀左拉小說描寫法國萊因河，漲水的情形，誰不覺得驚心動魄？無怪乎莫三泊常說河水是不可信任的（Parfide）牠灌溉你，長養你，一朝翻起臉來，可以舉你身家性命，一掃而空之。我們老祖宗身經河患，只好設法媚牠，使牠不常發怒，河伯河神的祭典遂因此而發生。甚至有以人犧牲神之舉。

關於河的崇拜，各地皆然。如北非洲之貝爾人（Berber）W. Africa）是拜物教的民族，他們拜江河，或拜河源，或拜河身，大抵所奉皆有一定之神。羅馬某次大疫，衆信河神可以解免，投身於河自願作祭品者甚多。日本風俗，遇河水泛濫殃及田廬，則必殺人以祭河神。非洲有數種生番，遇災疫至，以爲干犯神怒，例用絕色女子，投於河中，以媚河神。中國西門豹之河伯娶婦，乃是人犧之變形。後當論及。各地民族對於河水的崇拜，莫盛於印度，以後亦當詳論。

（三）人神戀愛 現在講到本題了。人神戀愛，原是人犧的變

形。這話怎樣講呢？原來以人爲犧牲祭神既然是原始民族的習慣，那麼祭祀河神，當然也少不了這一種兩脚動物。但祀神者固樂殺人媚神，以博福祿，爲犧牲者却不見得個個抱有殺身成仁的精神，甘心放棄一己生命爲衆人贖罪或爲衆人求福。所以人犧不得不求之於敵國，左傳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昭公十一年楚人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還有秦穆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祀上帝』殺俘囚以祀神，大約是春秋習俗，連那不擒二毛，不重傷，滿口仁義道德的宋襄公還曾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何況其他？波斯古代戰後告捷於神必殺其俘囚以獻。其國之西戈提族臨陣有所俘獲，必殺其百中之一獻祭於神。祭時疊柴木爲堆，上植刀劍，代表神像。先用酒遍灑，於人犧之身，然後殺之。流其血盛以筒傾刀劍之上，作爲神享。羅馬每逢戰役，獲俘囚以歸，亦必盡殺之，獻捷於神，埃及某王於戰勝敘利亞率師凱旋時，曾用杖擊殺敵俘七人，以祭亞捫神都是同樣的例，不能求之敵國，則用罪人代替。墨西哥之「人犧」先有擬定之一人，作爲預備，臨時往往易一罪犯代之。南太平洋之大赫的島人每用犯罪及分所當死的人祭神。羅馬古俗獲罪於神者，衆必殺之以祭神。羅得斯每年有一次大宴會，及期，其地方官吏，必出城決一獄囚獻祭。雅典城中每年例由官吏收養不肖之徒，預備有疾疫

祭神之用。德意志古俗遇有災厄，以為神怒所致，而深信祭之以人可獲解免，其犧牲則為罪犯，俘囚孩童等。也是同樣的例。

但是假如部落與部落相安無事，國家與國家亦各化干戈而為玉帛，沒有戰爭發生，那麼，第一種人犧牲便缺貨之患了。宗教的信仰到了極盛的時代，則犧牲也要挑選好一點的，否則對神似乎不敬。莊子人間世篇「人之有痔疾者不可以適河」司馬注沈人於河祭也。這是有痔疾的人不可為祭神的犧牲品的意思。印度有一經典載明獻作祭品之人，有疾病的，犯法的婦女，奴隸皆不得充。相傳印度有一婦人生有二子，一子瞽目，一子完好她將完好的子貢獻於神充作祭品。人家無不贊美她深明大義。希伯來古代常以最愛的子女獻神。亞伯拉罕將獨生子以撒充作燔祭，便是一例。亞述 Assyria 的婦人祭神時亦往往獻其愛子。將兒子細在積薪上放火活活燒死。燒的時候，母親在烈燄光中，蘆笛土鼓聲裏，口歌神祇之曲，徐徐舞蹈。歌舞聲與柴木爆裂聲，血肉嗤嗤聲，互相應和。呵這種野蠻宗教的狂信，真太慘厲了，我不願意多寫牠了。總之，敬神的犧牲品，既然要好的，則第二種人犧牲——罪犯——當然不適用。

俘囚不能常得，罪犯又不適用，則人犧牲不得不求之本族之中，但死是人類所憎嫌畏懼的，除了毫無抵抗力的可憐嬰孩，誰肯讓人縛之積薪，置之高俎，充作神的大菜呢？於是祭司巫者們利

用人類來生成死後的報酬的觀念，想出法子教他們自己心甘情願去死，這事我替牠杜撰一個名目，叫做「宗教的鼓勵」

宗教的鼓勵方法甚多，有人犧牲之後，本身即可成為神道之說的。有「淨土」「極樂世界」之說的。有人神結婚之說的。第一說如尼加拉瓜人謂為神流血者，死後即可成神是。第二和第三說其例極繁，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是河的崇拜所以不如單揀河神來說，較為統一。

前面已經講過河的崇拜，以印度為最盛，於今我們看，對河的崇拜是採取什麼方法？原來印度古代也有以人犧牲之河以祀河神的。以後逐漸進化，遂有人犧牲的變形出現。這種人犧牲變形的發生，不外淨土往生與人神結婚二者鼓勵的結果。

印度著名的河是恆河 Ganges 發源於希瑪拉山長一五五七英里。支流布滿印度全境。實為全印最長最大的河。故印度視之為神聖。沿河兩岸廟宇林立。所祀皆為河神。印度宗教之支派極多，但所奉之神大都與河有關，印度回教所拜之聖人蓋塞，其根原即為河神。馬拉船戶拜一水神認為恆河主管。帕梯奈船戶所祀為女水神。繪神像於船首，每行船航海則以白羊祀之。印人謂恆河握有最高錫鐵之權，恆河之水是最聖潔的，能除罪之污穢，能與人以康健能令人生育，能令人獲一切福祉。所以每年有千千萬萬各宗各級的人就浴於恆河。每年有千千萬萬人不遠數千里，的來

朝拜恆河。自蓋於恆河中者謂可以享永福。故意爲迎神之車輪碾斃者，謂可以生淨土。病者則飲恆河之水，病而彌留者則昇往恆河之濱而死，死後荼毘，必揚其灰於河中，也算拿生命貢獻於恆河一樣。——此風傳到中國，於是普陀山有什麼「捨身崖」，泰山以及各名山都有這一套，害得愚夫愚婦，摩頂放踵，利來世而爲之。恆河算總是毒害東半球的禍水！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有數段紀載，雖然不是寫的恆河，但也相近特錄之如下：

摩祿勒那國周六千里東臨旃伽河北背大山，閻年那河中境而流，……閻年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旃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

那伽國(中印度)鉢羅那伽國大城之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瑋，細沙彌漫。……(兩河)至大施場東合流。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浴以爲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與趨奉，七日斷食然後絕命。……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木躡托，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屈。延目視日右轉，逮乎曠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輩修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

十年而未嘗懈怠……甚或山後野鹿，羣遊水濱，或灌流而返，或絕食而死……

玄奘關於恆河的記載不多但有一段說城有婆羅門之大廟，其前有一大樹，傳言內有食人之鬼，故樹下恆有死者骸骨。年中來朝聖者自投恆河則爲獻身。此廟想即是河神之廟。

阿拉哈巴 (Allahabad) 爲印度一省會。原義爲祭河所。人視爲神聖之地因有三聖河匯流於此，一恆河，二，贊木納河，三薩利斯瓦提河，恆河中常有投水獻身者，此風至今不衰。

這都是屬於來世觀的第二說。至於人神結婚或戀愛，第三說也有許多例子。

野蠻人對於戀愛和信仰本來就分拆不開，盤克博士 (Dr. B. C. Moore) 於他名著人類道德的性質 (Man's Moral Nature) 說支配人類兩大勢力是：對於性及不可見的事物的信仰。原始民族最普遍的宗教象徵是什麼，大概讀者都已知，用不著我來說。而人神戀愛之風，及祭奉女神之風，亦以野蠻人爲盛，也是這個關係。祭司巫者們想鼓勵人去做祭神的犧牲，自然莫如採用人神結婚說之爲得力了。

以印度爲例，印人所崇拜之神，大都屬於女性，如塞克他派謂天地間一切自然之力皆屬陰性，其神爲母神，塞克他派分三支：一支斷絕情慾，供神時亦不用酒肉，其餘二支則祭典甚爲淫亂

謂必如此乃合於天地之春氣。阿散孟 *Asama* 乃印度與緬甸間之大區，其所崇拜之神亦爲女性。表現萬有生機之理。建築廟宇，必以人爲犧。有一次建築了一個新廟，殺人至一百四十之多。例以銅盤奉人頭而進獻。有某族專爲獻祭女神的犧牲，此族有格言：凡崇拜女神的，應當拿自己生活愛情，和死三者奉獻給她。又有女神名喀利有印度宗教界也佔有很大的威權。印度東方及西方都有她的廟宇，歲時殺人以獻。有某地人皆樂爲喀利女神的犧牲，祭師指定某人應充祭品，謂之神召，那人便大喜如狂，以爲特別蒙神青睞，將來必有無窮後福。自聞召之日起，至就戮之日止，他可以隨心所欲，爲所欲爲，社會和法律都不敢干涉他。因爲他是女神的「飛洋傘」呵！

恆河之神亦爲女神，南部民族所崇奉的偶像半身爲女，半身爲魚。北部民族所崇奉的偶像爲白色婦人，坐於鱸魚上，右手持一水仙花，左手抱一琵琶。

大唐西域記也有一段關於河神與人戀愛的故事：

瞿薩旦那國城東南百餘里有河西北流，國人利之，用以溉田其後斷流。王深異怪，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乎？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迺，祠祭河龍，忽有一

女凌波而至，曰：「吾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失流，農夫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唯所欲耳。」龍遂目悅王之大臣。……

這真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了。」國王回宮以後，因爲大臣是國之重鎮，而農稼者又爲民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兩者利害均，當不知如何幹去方好？弄得踟躕不決。於是那位大臣越席跪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憚一臣。……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不日成功。那位大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張筵，替他餞行，那大臣衣素衣，乘白馬打扮得簇新，像個漂亮新郎一樣。以後便是：「與王辭決，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塵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一齣「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的戲了。不過「聞」須改爲「因」，「將」須改爲「願」罷了。

我爲要詳釋楚辭九歌宗教問題，卻在古代西洋印度宗教界跑了一趟野馬，洋洋乎三四千言中沒看見九歌隻字的影子，真所謂「博士買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讀者也許要嫌悶吧。」但我們若想證明九歌中一切言情份子，都是人神戀愛，人神戀愛又由於人犧的變形，則這趟野馬，倒是不可不跑的。講到九歌本身問題，我們卻沒有許多話可說，因爲我上面所舉的例子總算已經替九歌解釋了，如讀者認爲不滿足我不妨就九歌的再來討論一番。

(未完)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青年政治知識的寶庫——
——大學專門學校的好教本——

左列三種已出版

近代歐洲外交史

周鯁生著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為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亟欲明瞭而無法以窺見其全豹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且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以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復於篇首指陳外交史之研究方法，實為各學校中最好之外交史課本。凡平日景仰著者之言論而欲一讀其苦心結構之傑作者，更不可不手置一本。全書四百六十餘頁，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二元四角

布面三元

〔郵費〕七分半

比較憲法

王世杰著

是書八百餘頁，都四十萬言；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結晶，是近來吾國學術界一大異彩。舉凡現代憲法問題，是書一一繫以列國實例及各學者之主張；理論事實應有盡有。任何複雜制度，任何艱深理論，是書俱能以極顯豁文字說明之，初學讀此，不難了解；而對於憲法學業有相當造詣者亦可由是得着許多新的知識，新的見解。信為學校的最良教本，教師的最好參考書。書中對於國人最近所主張或反對之諸種政制，如委員制，聯邦制，職業選舉，女子參政，比例選舉，複決，彈劾，直接罷免之類，言之尤詳；書末並附述吾國二十餘年來制憲問題之經過。凡留心吾國政治改造的人，亦當以是書為良伴。（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三元八角

布面四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

各國社會運動史

（上册）劉秉麟著

近年來農工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思想之出版品，亦多重床疊架，紀載紛繁，讀者每苦其無系統可尋。本書純用歷史家的眼光，搜集各國此項史料，並將當時最重要之思想，與最重要之組織，貫散成統，輯成一書。為欲透澈社會運動之根源，及無產政黨之組織者，所不可不讀。際茲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發達之時，歐美各大學中，多增設社會運動史一科。中國各校，最近亦多添設，是此書同時可以供各學校教科之用。全書分二冊，現上卷已出版，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大學院編纂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國教育會議報告

一大冊 八百四十頁 定價一元八角

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為革命以來一大創舉。凡我國教育上的重要問題，多在大會中得到正當的解決；而這本報告書，也就可說是將大實施教育的藍本。所以本書不但是教育史上的一件極重要的資料，且一般服務教育界者的參考要籍。全書分下列四編：甲編錄大會發言規程及大會經過的概況；乙編錄大會議決案；丙編錄參考、審核、案辦各案；丁編附錄講演詞、文電、轉報經過等雜件。關於大會攝影實會員像片，則刊列於編首。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本行收足資本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十八萬元

專營業務如下

活期定期存款 各種儲蓄存款 抵押貼現放款
國內國外匯兌 電匯票匯押匯 保管珍貴物品
買賣有價證券 開具旅行匯信 發售有利紅素禮券

印有各種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六八〇五〇

分行 上海虹口 上海界路 蘇州 無錫

常州 南京 蚌埠 天津 漢口 南通 長沙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電話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匯存款 進出口押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